

一個佛教宗派沒落的啟示

侯坤宏

2016年5月上旬，筆者應中文大學「人間佛教研究中心」之邀前往進行短期訪問，在崇基圖書館看到一本馮學成寫的《雲門宗史話》，全書有五卷，每卷五、六章不等，這五卷分別是：雲門宗的創立、雲門宗在北宋時期的鼎盛、雲門宗在北宋中後期的極盛與危機、雲門宗在南宋的衰落和近代虛雲老和尚的重續、雲門宗的禪文化內涵及其影響。其中第四卷第五章有關〈雲門宗衰亡的教訓和思考〉，最引起筆者留意。

中國佛教在唐、宋之際，禪門最盛，自慧能以下，滄仰、臨濟、曹洞、雲門、法眼五家分燈，所謂「一花五葉」，臨濟宗又別出黃龍、楊岐兩派，成「五家七宗」。入宋，雲門、臨濟、法眼三家為盛，元、明以後，僅臨濟、曹洞兩家尚存，有「臨天下，曹一角」之說，滄仰、雲門、法眼三宗，更無人再提。據《五燈會元》等有關禪宗典籍，滄仰宗興得最早，衰亡也最早，法眼宗次之，雲門宗再次之。這三宗都在宋朝，祖燈熄焰，法脈無傳。

雲門宗是由五代時期韶州雲門寺的文僊禪師（864 - 949）所開創，因獲當時以廣州為都的南漢政權支持，得以迅速發展。雲門宗經歷五代、北宋、南宋整整三百年，在這三百年中，雲門宗高僧大德輩出，如香林澄遠（908 - 987）、德山緣密、智門光祚（？ - 1031）、洞山曉聰（？ - 1030）、圓通居訥（1010 - 1071）、大覺懷璉（1009 - 1090），以及會通三教的明教契嵩（1007 - 1072），編撰《建中靖國續燈錄》的佛國惟白，著有《頌古百則》的雪竇重顯（980 - 1052）。宋王室對雲門大德十分推崇，正由於受到過份的遵奉，使雲門宗真參實證、刻苦求知的精神逐漸淡化、遺失，到南宋後，雲門宗也逐漸衰微甚至絕傳。

據本書作者馮學成言，一個宗派的創立和延續，除外部因素外，更重要、更根本的，是它自己內在的凝聚力和對外的感染力，兩者都需開宗者在理論和實踐上，能有所突破，以建立自己獨特的教學體系（及方法），也可以稱為「綱宗」（或「宗風」）。雲門宗之所以能夠極盛一時，其原因在此。但隨著雲門宗許多宗師進入宮廷，使該宗在北宋末期日益「宮廷化」，加上一流宗師的「淨土化」，使雲門宗逐漸喪失其獨特的風格；因優越的政治待遇和寬裕的物質生活，難以產生優秀的後繼者；更重要的是，雲門宗人忽視了對授法者質量的要求，致使許多優秀人才外流。

戰後臺灣佛教，號稱極盛，但這只是表面的現象。臺灣佛教值得稱述之處固然很多，但有待改進之處亦復不少。上述有關雲門宗的一頁興衰史，又能給我們帶來何種啟示呢？明教契嵩以是否「得人」的提法，來看一個宗派的盛衰，他說：「其盛衰者，豈法有強弱也？蓋後世相承，得人與不得人耳。」（《傳法正宗記》卷八）可見培養優秀人才之重要，這對過去的雲門宗很合用，對當代的佛教也同樣適用。